

书海一瓢

# 爱情与忠诚——读长篇小说《荒原之恋》

《荒原之恋》这部书,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作品在艺术结构上是非常“文学的”,具有自己的特色。它写的固然是独山子的创业史,但它是以人的命运来写的,是以人的命运来贯穿全篇的,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物命运,是跨国的跨民族的: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俄罗斯女人,展开来以后便显得很有张力,且大出我们的意外。写油矿的创业史,写工业化的大工程,空间和路径很多,这部作品走的这个路子我却没有想到,居然以一个跨国恋结构和支撑一部写工业化的长篇,以漫长动荡的中苏关系史为背景,包括人物的命运的奇变、故事情节的复杂纠结,来精心构思布局。这种构思我比较肯定,这种构思奠定了这部作品的独特性——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第二,作者注意到了重在写人的历史,而不是写时间过程的历史,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李长庚这个人物是站住了。怎么看这个人,他还有没有复杂的性格,有没有丰富的经历,是需要做些探索的。现在看,这个人物绝对充满了极为传奇的色彩,闯关东、进苏联、救爱莲、除强暴,他从小练过武功,这武功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见义勇为,被土匪挟挟,不久参加了卫国战争,回国后在独山子的建设中立下了功勋。抓准了主要人物和主要的贯穿线索,也就保证了作品的基本成功。作者没有乱写一堆人,也没有被事件所缠绕,或陷于事件的重复无法挣脱,他是聪明的,写李长庚的历史、李长庚的形象栩栩如生,而且他的“站得住”是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上的。比如作品写到这么几个地方:一是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和

中苏共同建设独山子油田的往事,这个真实过程,他尽可能在还原其真相,尤其是普通科技人员的贡献,苏联专家中有些人如何真诚地帮助建设油田,如沙德罗夫、雅可夫斯基等,还是很真实的。他们回国以后已不被信任,甚至遭到了当局的审查、迫害,命运都不好。作者有一句话非常棒,他说:“社会的悲欢不是以国度来衡量的,在这边发生的,在那边也会发生。”我觉得不错,这个点他抓得好。我认为比较接近真实,当然我们对俄罗斯了解不多,对中俄关系复杂的历史怎么看是另一回事,他的描写基本上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描写,比较贴近真实,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对那段历史的还原能够做到现在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易了。

第三,这部作品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它对“文革”的描写比较深入,比较充分,比较真实。李长庚受到迫害,他的儿子原来叫李凡,后来不得不改名李保国,重要的是李保国12岁的时候,他要承担那么大的精神压力,去揭发父亲。或许这不叫背叛,但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描写是深刻的。当时那些中学生的斗争,比如赵金虎对李保国的迫害、很阴险的挑拨,别看只是中学生,有些做法也是非人道的,当时就是这样,“文革”就是这样,对“文革”的描写,特别是对李长庚的拷打审问,李长庚的回答问题,其所显示的英雄本色,没有什么夸张,作者能拟出来,也难得的,我们都是经历过“文革”的,对谢耀德这个年轻作家来讲,对“文革”的还原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总而言之,他写独山子的历史,没有满足一种外在的历

史,而是进入了人的历史,如果还能进入人的心灵,建立更深刻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刻画,那这部书就不得了了。现在他围绕塑造一个人而推及一个油矿的历史,是艺术化的途径。

第四,我有一个感觉,可能属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我读整部书时,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贯穿性主题,那就是“爱情与忠诚”,或者叫“忠诚与爱情”。这是这部书重要的一个主题。这点读者可能也注意到了,比如写到李长庚和袁萧然的关系,我觉得袁萧然简直跟一个侠女一样,她始终关注、敬爱着李长庚,李长庚脑梗以后,是她护理他。文化大革命中,她承担了很多污名,当文化破鞋拉出去游街,但她依然不顾一切地保护李长庚,包括他的孩子。这个女性是高尚的。在苏联的爱莲和依克来姆的微妙关系写得也很精彩,依克来姆人很善良,但后来经常酗酒,变成酒鬼,清醒的时候人性十足,喝酒之后就丧失了人性,这段历史叙述难度很大,作者却能够写出来。当时的情景下,爱莲是不会嫁给依克来姆的,将他的求婚也推到了另一边。还有李保国、月月、赵金凤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的关系中都关涉到爱与忠诚,一个人要懂得忠诚,而且要相信,美好的爱情是存在的。这个主题对于今天的人们仍非常重要,要相信,尽管稀少,但人间有真情,人间有有情厚意。这种感人的东西是有的,看到最后,妮莎的女儿也就是爱莲的外孙女和李保国的儿子也就是李长庚的孙子在阿拉木图相认的场面就相当感人,不夸张地说,有催人泪下之力。所以说,爱与忠诚这个主题使作品变得比较饱满,我觉得

雷 达

有三样东西:一是用命运来结构作品,二是用人的历史来带动油矿的历史,三是用爱情与忠诚来表现人性和人类之爱,成为这部作品值得肯定的主要方面。

在时代和个人命运纠缠方面,作者是有心得的。时间跨度相当长,包括他对东欧剧变以及后来苏联的变化,叙述大体上不离谱。我还佩服作家对这两个国家政治变化历史发展的研究没有失去分寸,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情况,把笔墨伸展到我们一般常见的之外,就跨国来说,对异国,对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也能写到一定成色。比如爱莲,她生活的窘迫,命运之残酷,一家人后来寄住到依克来姆的家;苏联的大清洗绝不亚于我国当年的政治运动,甚至还要厉害,他写出了两个国家同时在历史的错误中人们所受到的迫害,这一点值得肯定。

当然,这个作品也有明显缺点,在50多年甚至更多时间的大跨度中,作者急于交代,停顿较少,用笔太平均。小说中有一笔写得原本不错,就是李保国和他父亲的关系;但李保国当车间主任以后,怎么和父亲扭转、缓和的,很重要,却没有写出来。李保国和赵金虎的关系,虽然他们中学时代只是个孩子,但是他们的对立实际上是人性的对立,是恶与善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他们之间的突然调和,也让人感觉转换太快,不近人情。

总的来说,谢耀德的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结构上是比较独特的,富有张力,可读性也强,没有想到一部写石油战线创业的小说能写得这样好读,殊为难得。

苏 宁

自己才能体会到的软弱,也有一部分别人所看不到的力量。

我希望写作中的自己,起码是一个能真诚、严肃面对文字的人,对一切作品怀敬畏之心,尊重这种劳动。但我近来也很失望于部分所谓文学作品,它们总是挑战着这个时代的道德底线。我想,这是必须要写作者警醒的。谈及此问题则,我可能不是作为一个写作者,而只是作为阅读者,期待文学作品中存在让我们可以获取的人生力量。

我所认定的文学的意义是朴素的,于我个人而言,我想它是会在很多时候把我自己从喧嚣中沉淀出来、从繁复中剥离出来的一种价值导向。它能替我打开无限未知的世界,使我更有悲悯心和良知,学会爱和宽容,内心变得更强大和丰富。

我们在写什么?如何写?以什么方式进入文学,确立作品和自己?我想,每个写作者都会有这个梦:即使有一天,生命不在,故乡不在,时代无论更迭变换为哪一个蓝本,写过的文字也还替我们活着,替我们照看到我们没有照看到的一些东西。真正写出生气四溢,经得起时间淘洗和更多阅读考验的作品,一定是我们共同的梦。

汪政先生这样说过:写作,使一个人的生活丰沛、充盈。阳光普照,会使一个人的心变得敏感、柔软。充满了善意的理解,会使一个人的思想变得尖锐、细密,发现尘世中被遮蔽的意义。

很多个人的对文学的理解,我也曾

试图在我的作品里寻求呈现。比如,关于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存废和生命质量的关系,我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所触及。辞典上这样说,只有一个人长久地生活过的地方,才可以叫做故乡。那么,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多久,才可以在以后的岁月中将它唤作故乡?我曾是有疑问的,带着这个疑问,我写了长篇叙事散文《平民之城》。我在这本书里,写到我小时候,祖母总是说,没埋过你衣胞和过世亲人的地方是不可能称为故乡的。所以,我潜意识里可能有这种试图,希望通过对一座城的叙述,解析现代人的故土情结:人跟自己的生命、时代背景中的一些事件、家园、灵魂的关系。生命卑微无常,未来遥不可期,人生究竟会凭一件什么东西沉淀出内心的恒久安定?所以,我也不止一次劝说自己:我总是急切地往前面赶着,仿佛每天都有无比重要的事情要做,可这些事情和我平庸的一生,实在没什么关系。

作为专业写作者,我在一些场合偶尔说过,对于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我们,写作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并不是生活和生命的大部分,它只是我们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填充物和粘合剂。对于我个人而言,它照亮过我思想、灵魂中的缝隙和裂痕。文学确实在照亮我,确实嵌进了我的血肉骨骼。它是我一次又一次去赴文字之约的力量和理由。它使我在面对时代、国家、民族、历史这些让我心生谦卑的词语时,心里知道,我必须有我自己的对它们的担当和责任。

陈 纸

一离去。

5月16日,阴转晴:心里堵得很难受,鲁院的大院里好像弥漫着一股沉重化不开的气氛。

听说,玄武昨天为写倡议书急火攻心,累得发烧了;赵剑云走到玄武房间去,说她也发烧了;徐国方说他全身无力。看来,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谁都不好到哪里去。

今天上午,王冰老师表扬了我们昨天晚上的祈祷行动。

电视里,地震死亡的人数像漏下的沙子一样,还在均匀地堆积。晚上,在“鲁八”的QQ群上,有人议论捐款的事,有的同学说:“我心里既感到难受,又有点恼火。”她说她捐得不多,怕别的同学说她“自私”。我们对他们说:“不必太在意,对得起自己就行了,捐多捐少都是自己的事。”

5月21日,晴转多云:鲁院决定派两位学员与“中国艺术家文艺演出采风团”一起去陕西和甘肃的震区采访。王冰老师说:很多同学都报了名,经过鲁院党组研究决定,派玄武与春树去。

桃李天下

高鸿是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其长篇小说《青稞》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反映当代藏族青年爱情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美丽、勇敢的藏族姑娘央金,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决然逃离父母为她定下的姻缘,到圣地亚拉去寻找恋人多吉的故事。在寻爱的艰辛与生活的磨砺中,年轻的生命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多彩与开放,也经受到孤独的漂泊与文化的迷茫。小说以当代西藏生活为背景,展示了最温暖人心的西藏风情,其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丛生、感人肺腑。

张艳茜是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学员。其传记文学作品《平凡世界里的路遥》日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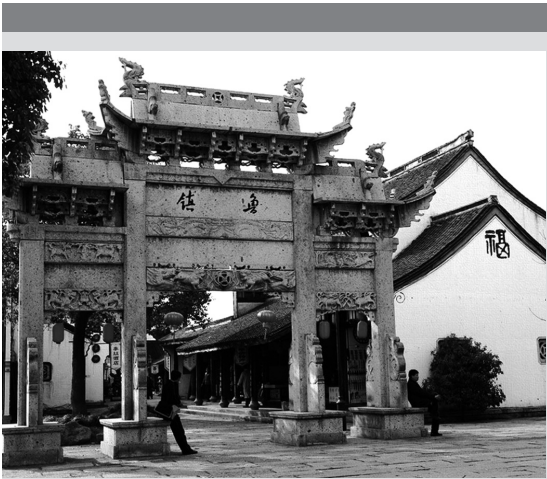
这是第一部忠实记录路遥人生文学轨迹的传记文学读本。作家张艳茜曾经与路遥共事,是路遥的学生,也是路遥的朋友。作者曾经挂职陕北,路遍了路遥生前足迹所及的山山水水与角角落落,获取了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这部传记文学作品向读者呈现的是一个更为鲜活的路遥形象。

马行是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其诗集《诗歌:海拔3650米之上》近日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马行曾任大地测量员,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是一位地理学者,也是一位行吟者。该诗集是马行继“黄河诗写”、“戈壁沙漠诗写”之后,一次较为集中和系统的“青藏高原诗写”。他将自己野外的生存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人文相结合,创造出一种遥远、辽阔、高贵、澄澈的诗歌,呈现了一个神奇而又真实的诗歌高原。

肖勤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研班学员,贵州省仡佬族青年作家。其小说《暖》被改编成电影《小等》,不久前在上海举行首映式。

《小等》由墨雨春秋(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秦皇岛汇中承天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朱一民执导。该片描述了一个名叫小等的10岁山村小女孩的境遇,反映了目前近6000万留守儿童共同的命运。故事讲述了小等爸妈为躲避超生的惩罚,带着两个小的孩子远离原籍南下打工。小等渴望和爸妈一起生活,却只能与奶奶相依为命。朱一民说:“拍摄影片《小等》的宗旨就是要突出‘暖’,小等和奶奶的暖、老师的暖……这些就是本片所追求的。”



鲁镇  
白描书

我思我写

# 时代背景下的写作与阅读

文学,作为一种人生梦想和精神力量,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对它会有实际上的私下期许:它是否能更多、更广泛地温暖人心、己心、彼心,参与抵达我们的生活,记录我们自己对这个世界和所在生活现场的体认。用写作和世界发生联系,照亮自己。

文学为何物?若为精神,是否虚无?若为物质,又以何名?

我以为,越是物质时代,越需要我们更多地循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发展、变革来谈论被时代所召唤着的文学。我们在谈论中,是否能始终得有一颗纯净的初心?今天的时代,今天的文学,是否在远离它的传统意义?

我也一直在想:我到底对自己的写作有什么期望?写出怎样的作品是我的理想?是我单方面地迷恋写作,还是写作在更宽、更高的层面上解救和引领每日深陷于日常生活中的我?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有一些书是可以陪伴我们一生的成长的,给我们温暖或力量,有触动我们心灵的东西,而我们,是否有力量写出这样的作品?从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成长经历看,社会的文化维度多元、包容的气度及政治环境的稳定和时代的欣欣向荣,使我们降低了历史责任感,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很多庄严的、需要虔心敬畏的东西被我们不知不觉间放弃或轻看。

我常常是怀着谦卑之心去读前辈作家或者和我同时代的一些作家朋友的作品。我非常敬佩那些写得好的同行,看他们写出好作品,我就会想或问:

同样是这个状况,为什么能想到这么写?这样打开这个故事?这句话怎么就想到用这个词?这个词我天天见到为什么到你手里就被你用得那么服帖?实际上,我了解,在写作中很多事件、细节是无意识、一刹那间被召集笔下的。我非常关注优秀作品中所呈现的他们对文字、文本的处理经验,他们在写作中建立的具有个体特色的文风、叙述习惯,以及对于母语运用的自如和自信。我也期待自己能不断地完成对写作的认知和心灵的成长。

我期待每一代人都会从文学阅读中找到力量。我也一直相信,中文的美和文学的力量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此。虽然长久以来,我仅是作为非常挑剔阅读对象的一个读者、同时也是一个创作者来看待文学阅读的。

文学是很多人的共同梦想,我相信,每个人对其都有不同的感情、理解、付出和体会。我所说,必定只是一己之见。对于每个人,文学也必定存在不同的意义。这个意义在目前,也许越来越和文学一直以来的本质定义显示出距离。

如何诚恳地面对写作,是我一直比较困惑的问题。对于一个自幼热爱阅读的我来说,写作确实是我成年后所喜欢的事物之一。它曾给我的童年以滋养,亦支撑了我成年后的人生。虽然,我没有足够的勤奋,总是有一搭没一搭不在状态地写着。实际上,我很少和朋友交流文学对于生命的意义——这是太重的题目。很多时候,我仿佛没有足够的力量承担得起。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些

能方便马上钻到桌子下面去。

什么都干不了,只是在房间里看电视直播。下午,同学李美皆问有没有无偿献血的地方。离鲁院最近的一个献血点,在王府井附近。打的到东方广场下,排队、填表,护士一看我的身材,说我不能献血。李美皆歇了。她从献血车上下来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

“鲁八”QQ群上,大家比较紧张,晚上2点多钟,听电视里说,死亡人数已达9000多。本能地,我在QQ群上打了两个字“天啦!”马上有同学跳出来,问:“怎么啦?”

5月14日,阴到大雨:下了一场滂沱大雨,雷声轰隆,好像是在为汶川大地震中死去亡灵祭奠。

下午,有同学说,我们“鲁八”同学要向全国的作家发出倡议,号召大家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

晚上,鲁院很安静,李浩、玄武他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同学签字,发倡议书。我把倡议书摊在墙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问:捐多少钱?李浩说:“随便,交给张哲。”